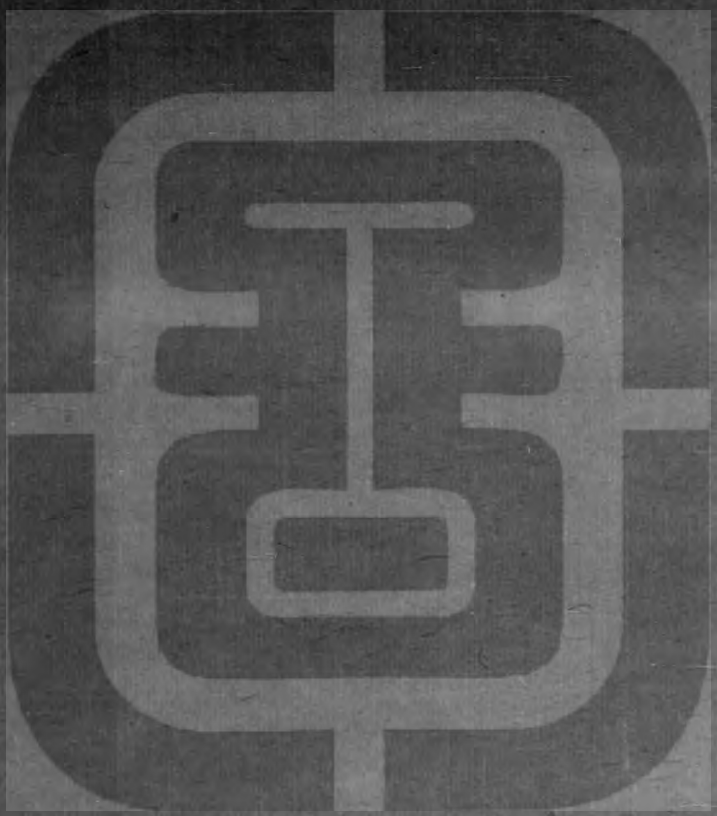

宦官下

漢黨錮之禍

漢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才附憲獨中常侍鄭衆（憲事見竇氏專恣）鄭衆遷大長秋帝策勳班賞盾今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竇之議論政事宜官用權自此始矣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

十四年　初封大長秋鄭衆為鄭鄉侯

安帝永初元年秋九月庚午太尉徐防以鄭異寇賊策免辛未司空尹勤以水雨漂流策免仲長統昌言曰光武皇帝憮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治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帝境貪殘牧民持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二光虧缺乖

異數至蠭蜚食稼水旱為災此陰
於死兔乃足為叫呼蒼天號咷泣
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仟如此則
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
秋鄭衆中常侍蔡倫等皆乘執
建光元年帝以江京嘗迎帝於鄧
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鉤楯令
跪不省
延光二年中常侍樊豐等更相
三年樊豐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
收震太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
保為濟陰下

四年北鄉侯即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
冬十月中常侍孫程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五事並見
順帝陽嘉二年夏六月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
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詔書數
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
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轂轅振天下子弟布滿州郡而詔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
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平陽公主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宜反百
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言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
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數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
板板下民卒癉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
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舌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必至誠
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
門辟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救史二千石
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
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踈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
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遺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雖
遭凶年不足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智馳
驚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郡
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心腹之疾非四支之患也
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
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宦
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開

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幷平可致也上覽表對以李固為第一
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
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久乃
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

四年春二月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
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
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
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

永和元年十二月以前司空王龔為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
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驅自實李固奏請於梁商曰王公以堅真
之操橫為讒佞所誣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二公尊重無詰理訴冤之義
纖微感緊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卒有它變則朝

廷獲宝賢之名臺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餽不及餐斯其時也
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二年冬十月丁卯京師地震大司王龔以中常侍張讓等專弄國權歌奏
誅之宗親有以棚震行事諫之者龔乃止
三年梁商以曹節等用事遣子冀不疑與交友
相帝建和元年秋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
省　宦者周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怒之後
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三事並見梁氏之變
永興元年秋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窮流亡者數十萬戶冀
州尤甚詔以侍御史朱穆為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
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郡貪污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父歸
葬安平僭為王冢穆下郡案驗發其姦贓悉收送之帝聞大
慈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大學書生潁川劉陶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
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效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
子弟布在州郡兢為虎狼噬食小民故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橋
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恚疾謗讀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譴輸作左校
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
山重華忿於蒼梧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恃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
則使餓隸富於李孫呼嗡則令伊顏化為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
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又失故竭心懷
憂為上深計臣願黜首擊斑伐穆校作帝覽其奏乃赦之
永壽元年春二月司隸冀州饑人相食太學生劉陶上疏陳事曰夫天之
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陛下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
桐宮震哀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

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用事侵凌小民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春囿貨殖者為寵宄之魂貪餤者作饑寒之鬼死者悲於宅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蕭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檀閒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宋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真高絕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夾輔王室臣敢吐不時之美於諦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

延熹二年夏六月帝召小黃門史唐衡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戶

侍徐璜黃門令具瑗等五人共定議誅梁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皆為縣侯超食二萬戶璜等各萬戶

云云謂之五侯仍以悺衡為中常侍又封尚書令尹勳等七人皆為亭侯帝既誅梁冀故舊恩私多受封爵追贈皇后父鄧香為車騎將軍封安陽侯更封后母宣為昆陽君兄子康秉不皆為列侯宗族若列校郎將賞賜以巨萬計中常侍侯覽上繚五千匹帝賜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冀進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埶轉歸宦官矣五侯尤貪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耳陵季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橫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揔殺之耳而偃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立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歎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劾戰送黃門北寺獄使

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割心之談復議於世矣太常楊秉雒陽市長沛茂郎中王宮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省後秩等時常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部中小吏出於狂戇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於是嬖寵益橫太尉璜自度力不能制乃稱疾不起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李固杜喬既以忠言橫見殘滅而李雲杜衆復以直道繼踵受誅海內傷懼益以怨結朝野之人以忠為諱尚書周永素事梁冀假其威勢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

挾邪奪冀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太上御名姦軌臨朝冀誅專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進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揉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臣世荷國恩身輕位重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書奏不納冬十月中常侍單超疾病壬寅以超為車騎將軍

是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上疏曰夫諸侯上象四七藩屏王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録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瓊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采文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貲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帝頗采其言為出宮女五百餘人但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陳留爰延朕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

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違敬聞闕矣拜五官中郎將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竇超卒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及葬祭五營騎士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兩壘皆兢起第宅以華侈相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無異虐徧天下民不堪命故多為盜賊焉中常侍伊瞿小黃門段珪皆有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客刼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十人陳尸路衢覽珪以事訴帝延坐徵詣廷尉免左悺兄勝為河東太守皮氏長京兆趙岐恥之即日棄官西歸唐衢兄珙為京兆尹素與岐有隙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讞盡殺之岐逃難四方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安丘孫嵩見而異之載與俱歸藏於複壁中及諸唐死遇赦乃敢出

六年十二月以衛尉周景為司空景榮之孫也時宦官方熾景與太尉楊秉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而令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塞災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憲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　尚書朱穆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即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復口陳曰臣聞

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奏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寵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稽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誅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七年十二月中常侍汝陽侯唐衡武原侯徐璜皆卒

八年春中常侍倗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徵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秉因奏曰臣案舊典宦官本在給使省閤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附會者因公廢舉違忤者求事中傷居濃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膳僕妾盈幼素中常侍倗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顧知釁重必有自擬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邽之父奪閻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仇中之難覽宜急屏棄投界有虎若斯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品秩三公統外御史察內今越奏近官經典漢制何所依據其開公具對秉使對曰春秋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縯因奏左倗罪惡及其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賞客放縱侵犯吏民恂稱皆自殺縯又奏中常侍具瑗兄沛相參減罪徵詣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超及瑨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勳等亦皆奪爵　三月宛陵大姓羊元羣藏北海郡臧汙狼藉郡舍溷軒有奇巧亦載之以歸河南尹李膺表按其罪元羣行賂宦官膺亦坐輸作超第遷為山陽太守以罪繫獄廷尉馮組考致其死中官相黨共飛章誣組以罪中常侍蘇康管霸圖

天下良田美業州郡不敢請大司農劉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帝大怒與膺縄俱輸作左校　夏五月丙戌太尉楊秉薨秉為人清白寡欲既沒所舉賢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梨主統立胤嗣繼體傳爵又聞女充積宂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搥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財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又陛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宮者之舍宵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問灾咎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　十一月太尉陳蕃數言券膺鴻臚奉上疏曰夫忠賢武將國之心膂寫見左校弛刑徒馮緄劉祐李膺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久之拜膺復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趙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冤於帝帝召膺詰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出宮省

誅舉邪臣肆之以濫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怒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縄前討蠻荊均古甫之功柏數驅督

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時朝廷日亂綱紀頹弛而膺獨持風裁以殼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云

九年　初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伸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為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讎滂甥李頌素無行中常侍唐衡以蜀資貨用為吏滂寢而不召資德怒捶書佐幾死衡仰曰范滂清裁今日宰受笞而死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怨之於是二郡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及潁川賈彪為其冠

[illegible]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彊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於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徙復到門死有富賈張汎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埶縱橫岑晊與賊曹吏張牧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橫放恣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平原劉瓆使郡吏五伉討捕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貪淫放恣為人所舉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瓆瓚帝大怒徵瓆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瓆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儉發其姦惡覽兄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壞覽家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復不得御俶璜元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嵩故汝南太守李嵩女不能得逐將吏卒至嵩家載其文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

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官官訴冤於帝帝大怒超浮
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司空劉茂共諫請瓚瓚超浮等罪帝不悅
有司劾奏之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
理心腹之患臣竊不能默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疎內患漸積
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恥愧失
其先業況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
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偏海內天故聖恩收而殺之天下之
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
猾張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瓌菊陽太守成瓊絓而殺
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悁悁而小人
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必加刑譴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
歐刀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閼竟

[illegible]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剛之徒橫沒財已幸宜犯罪
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雒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
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亞傷黨類妄
相交搆太上御名致此刑譴聞臣是言嘗當復啖訴陛下深宜割塞近君與政
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士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
休禎符瑞豈遠乎哉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
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臣
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臣竊見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
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年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城
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臣聞於師曰柏傷竹枯不出二年天子當之今自
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靁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
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瓊志除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閹豎

之讐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任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非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位以來頻行誅罰梁冀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衆乞死諒以感悟聖朝會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昔文王一妾誕致千予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宜脩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吐妖人獨反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願賜清問極盡所言書奏不省十餘日復上書曰臣聞啟紂好色妲己是出葉公好龍真龍游廷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愛待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櫚言古者本無宦臣武帝末數游後宮始置

老耳尚書承旨奏櫚不正辭理而違背經執假借星宿造合私意誣上罔事請下司隸正櫚罪法收送雒陽獄帝以櫚言雖激切然皆天文恒象之數故不誅猶司寇論刑符節令汝南蔡衍議即劉瑜表救成瑨劉瓆言甚切厲亦坐免官瑨瓆竟死獄中瓆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兄也親交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待而動無累於人公孝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救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素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脩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怨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郭泰之曰今所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

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荀緊御史中丞陳翔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君坐繫者皆祭皐陶滂曰皐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疎遠辭召將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張鳳等上書事見諸先叛服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虎曰吾不西行大禍不懈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諝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當侍黃門競行譎詐妄爵非人伏尋西京

使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又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效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丑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即張陵之鴈皓苑康揚喬邊韶蕢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科罰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實愛天官唯審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閒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災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病上還城門校尉槐里侯印綬霍諝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

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
為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
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吾之善自求多福
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
夷齊甫愍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
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庚申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
三府禁錮終身范滂往候霍謂而不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不見祁奚吾
何謝焉滂南歸汝南南陽士大夫迎之者車數千兩鄉人殷陶黃穆侍衛
於旁應對賓客滂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詔書
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云士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
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以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深懇惻青
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
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
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
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彈會黨赦不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
竇武所薦朱寓沛人棁喬會稽人邊韶陳留人喬玄儀偉麗
數上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主喬固辭不聽遂閉口不食七日而
死　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城門校尉竇武議立嗣召侍御史
河間劉儵問以國中宗室之賢者儵稱解瀆亭侯宏宏者河間孝王之曾
孫也祖淑父萇世封解瀆亭侯武乃入白太后定策禁中以儵守光祿大
夫與中常侍曹節並持節將兵帶劍入南宮開門虎賁羽林千人奉迎宏時年十二靈
帝建寧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城門校尉竇武為大將軍前太尉陳蕃為太
傅與武及司徒胡廣參録尚書事時新遭大喪國嗣未立諸尚書畏懼多
託病不朝陳蕃移書責之曰古人立節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蹙

諸君柰何委棄之苦息偃在牀於義安乎諸尚書惶怖皆起視事已
亥解瀆亭侯至夏門亭使竇武持節以王青蓋車迎入殿中庚子即皇帝
位　六月癸巳錄定策功封竇武為聞喜侯武子機為渭陽侯兄子紹
為鄠侯靖為西鄉侯中常侍曹節為長安鄉侯侯者凡十一人涿郡盧植
上書說武曰足下之於漢朝猶昌奭之在周室見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
以為吾子之功於斯為重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亦何勲之有
豈可橫叨天功以為己力乎宜辭文賞以全身名武不能用植身長八尺
三寸音殼如鍾性剛毅有大節少事馬融融性豪侈多列女倡歌舞於前
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眄融以是敬之太后以陳蕃舊德特封高陽鄉侯蕃
正巩讓不受聞割地之封功德是為臣雖無素潔之行竊慕君子不以其
道得之不居也若受爵不讓掩面而盜之使皇天振怒災流下民於臣之身
亦何所寄太后不許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　初竇太后之立也

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奬王室
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
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
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蕃
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濁亂
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於是引同
志尚書令尹勲等共定計策會有日食之變蕃謂武曰昔蕭望之因一石
顯況今石顯數十輩乎蕃以八十之年欲為將軍除害今可因日食斥罷
宦官以塞天變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門戶主近
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任重權子弟布列專為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
故宜悉誅廢以清朝廷太后曰漢元以來故事世有宦官但當誅其有罪
者豈可盡廢邪時中常侍管霸頗有才略專制省內武先白收霸及中常

侍蘇康等皆坐死武復數白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故事久不廢審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侯覽曹節公乘昕王甫鄭颯等與趙夫人諸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恥祿畏害陛下今不急誅此曹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是月太白犯房之上將入太微侍中劉瑜素善天官恐之上書皇太后曰案占書宮門當閉將相不利姦人在主傍願急防之又與武番書以星辰錯繆不利大臣宜速斷大計於是武番以宋寓為司隸校尉劉祐為河南尹虞祁為雒陽令武奏免黃門令魏彪以所親小黃門山冰代之使冰奏收長樂尚書鄭颯送北寺獄尚謂武曰此曹子便當收殺何復考為武不從令冰與尹勳侍御史視增雜考颯辭連及曹節王甫勳冰即奏收節等使劉瑜內奏九月辛亥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冰因大呼曰閉省實武奏白太后廢帝為大逆乃夜召素所親壯健者長樂從官史共晉張亮等十七人哺血共盟謀誅武等曹節白帝曰外間切切請出御德陽前殿令帝拔劒踊躍使乳母趙娆等擁衛左右取桼信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齎以白刃使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尹勳山冰冰疑不受詔甫格殺之并殺勳出鄭颯還兵劫太后奪璽綬令中謁者守南宮閉門絕複道使鄭颯等持節及侍御史謁者捕收武等武不受詔馳入步兵營與其兄子步兵校尉紹共射殺使者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屯都亭下令軍士曰黃門常侍及盡力者封侯重賞陳蕃聞難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到尚書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何云竇氏不道邪王甫時出與蕃相遇適聞其言而讓蕃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武有何功兄弟父子並封三侯又設樂飲讌多取掖廷宮人旬日

之間貨財巨萬大臣若此為是道邪公為宰輔苟相阿黨復何求賊使劒士收蕃蕃披劒叱甫辭色逾厲遂執蕃送北寺獄黃門從官駱踰踧蕃曰死老賊復能損我曹員數耳我曹亦假不即日殺之時讓匈奴中郎將張奐徵還京師曹節等以奐新至不知本謀矯制以少府周靖行車騎將軍加節與奐率五營士討武夜漏盡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出屯朱雀掖門與奐等合巳而悉軍闕下與武對陳甫兵漸盛使其士大呼武軍曰實武反汝皆禁兵當宿衛宮省何故隨反者乎先降有賞營府素畏服中官於是武軍稍稍歸甫自旦至食時兵降略盡武紹走諸軍追圍之皆自殺梟首雒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侍中劉瑜屯騎校尉馮述皆夷其族宦官文諶素知貴中郎將河間劉淑故尚書會稽魏朗云與武等通謀皆自殺遷皇太后於南宮徙武家屬於日南自公卿以下嘗為蕃武所舉者及門生故吏皆免官禁錮議郎勃海巴肅始與武等同謀曹節等不知但坐禁錮後乃知而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閤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為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誅曹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王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朱瑀共普張亮等六人皆為列侯十一八為關內侯於是羣小得志士大夫皆喪氣朋友人陳留朱震收葬蕃尸匿其子逸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考掠誓死不言逸由是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殯斂武尸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年二歲騰詐以為巳子與令史南陽張儉共匿之於零陵界中亦得免張奐遷大司農以功封侯奐深病為曹節等所賣固辭不受二年夏四月壬辰有青蛇見於御坐上癸巳大風雨雹霹靂拔大木百餘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大司農張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今竇武陳蕃忠貞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言遠近

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上深嘉奧言以問諸常侍左右皆惡之帝不得自從奧又與尚書劉猛等共薦王暢李膺可參三公之選曹節等殲疾其言遂下詔切責之奧等皆自囚廷尉數日乃得出並以三月俸贖罪即中東郡謝爾上封事曰臣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閫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慈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願陛下仰慕有虞烝烝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電亦由於茲又故太傅陳蕃勤身王室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蠲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繫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殺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必有所想雖未形顯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殺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必有所想雖未形顯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曹節從子紹為東郡太守以它罪收殺掠死於獄帝以蛇妖問光祿勳楊賜賜上封事曰夫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必有所想雖未形顯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

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異夫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宜抑皇甫之權割艷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賜秉之子也

高尚其道而汗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為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黠巴肅及南陽宗慈陳留夏馥汝南蔡衍泰山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晊魏朗及山陽檀敷為八及及者言

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及東平張邈王孝東郡劉儒泰山
泰周魯國蕃卿東萊王肅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事
復舉拔膺等陳寔詩膺第復屢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
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詔州辜捕儉與
等冬十月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
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
何以為鉤黨對曰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邪對
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
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
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請詔獄者曰妻乃免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朱穆郡景毅
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牒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遭子師之豈

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翟普受詔捕泡湧至正羌
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湧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
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湧曰湧死
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湧白母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湧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
恩勿增感戚仲博者湧父龍舒君者湧弟也龍舒君慨然曰吾欲使汝為惡亦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亦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
莫不流涕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
宦官一切指為黨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州郡承旨
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郭泰聞黨人之死
私為之慟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但未知瞻烏爰止于誰

之屋耳泰雖好臧否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
張儉亡命困迫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李篤
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白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
審在此此人名士明廷寧宜執之乎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恥獨為君子
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載半去矣欽歎息而去篤導儉
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
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
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詰褒儉未知所坐
融曰褒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
事任長妾當其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
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
作空汙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乃自剪髮毀形入林慮山中
隱姓名為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緣
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弟奈何載禍相餉乎黨禁未解而卒初中常侍張
讓父死歸葬潁川車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陳寔獨弔焉及
詆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
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刎頸之交常私入雒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畫
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衆初太尉袁湯三子成逢隗
成生紹逢生術逢隗皆有名稱少歷顯官時中常侍袁赦以逢隗宰相家
與之同姓推崇以為外援故袁氏貴寵於世富奢甚不與它公族同紹壯
健有威容愛士養名賓客輻湊歸之輜軿柴轂填接街陌術亦以俠氣聞
逢從兄子閎少有操行以耕學為業逢隗數饋之無所受閎見時方險亂
而家門富盛常對兄弟歎曰吾先公福祚後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競為驕
奢與亂世爭權此即晉之三郤矣及黨事起閎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

遠道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為戶自牖納飲食母思閉時往視母去便自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潛身十八年卒於土室初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焚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閒因樹為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之禍唯蟠超然免於評論

臣光曰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滅否今人物激濁揚清嶮如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十二月長樂太僕曹節病困詔拜車騎將軍有頃疾篤五印綬復為中常侍特進秩中二千石

四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赦天下唯黨人不赦　帝以竇太后有援立之功冬十月戊子朔率羣臣朝太后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因此數為太后訴冤帝深納之供養奉有加於前曹節王甫疾之誣萌以誹訕永樂宮下獄死

熹平元年五月長樂太僕侯覽坐專權驕奢棄收印綬自殺　六月竇太后母卒於比景太后憂思感疾癸巳崩於雲臺宦者積怨竇氏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節等欲刻莊太后而以馮貴人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扶輿而起搆椒自陳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以盛

德良家毋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哭而言曰陳廷尉宜使操筆球
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
宗廟功烈至重先帝曼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獲罪事非
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昌邑為貴人冢嘗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衣
服靈汙染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挽仰出球曰陳
廷尉建此議甚健球司陳實既冤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
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
卿以下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為梁后家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蠱
棄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竇氏罪深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
伏惟章德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朝
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棄棄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
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

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從之秋
七月甲寅葬梁思皇后于宣陵

有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公卿皆不保無忠言者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之熲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又使熲以它事奏猛論輸左校初司隸校尉王寓依倚宦官求薦於太常張奐奐拒之寓遂陷奐以黨罪禁錮

渤海王悝之貶慶陶也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相帝遣詔復悝國悝知非甫功不肯還謝錢中常侍鄭颯中黃門董騰數與悝交通甫密司察以告段熲冬十月收颯送北寺獄使尚書令廓忠誣奏颯等謀迎立悝大逆不道遂詔董卿收悝考實追責悝令自殺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傳以功封列侯

五年閏五月永昌太守曹鸞上書以為
皆宜殷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
宥黨人何罪獨不開恕乎所以災異屢見
以副天心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隸益州
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帝所御
七月壬子青虹見玉堂後殿庭中詔召
災異及消復之術賜對曰春秋讖曰天
亦復垂及今宜勝閹尹之徒共專國朝
青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
怪則修身惟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
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議郎蔡邕對曰臣

漢殷勤不已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
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
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道路紛
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內深惟
所進光禄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
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
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
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
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
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
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

滿鬼神福謙矣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女仇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為邕所裁黜者側目思報初邕與大鴻臚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曰臣實愚戇不顧後害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於是又下邕質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球又改邕其部吏使加毒害所賂者友以其情戒邕由是得免　宋皇后無寵後宮幸姬衆共譖毀游海王悝妃宋氏即后之姑也中常侍王甫恐后怨之因譖后挾左道祝詛帝信之遂策收璽綬后自致暴室以憂死父不其涿淚鄧及兄弟並被誅丙子晦日有食之尚書盧植上言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冤枉又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斂葬宜敕收拾以安遊魂帝不省

二年王甫曹節等姦虐弄權肅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弟為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吉為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尚書令陽球常拊髀嫉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曹子安得容卒既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界奪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虎發其姦言之司隸虎賜之子迺時甫休沐里舍頗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因奏甫頗及中常侍淳于登表赦封

易等罪惡辛巳悉收甫類等送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蒨沛相高球自
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蒨先嘗為司隸乃謂球曰父子既當伏誅亦以先後
之義少以蔡毒假借老父球曰爾罪惡無狀死不滅責乃欲論先後求假
借邪蒨乃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汝主乎今日臨阬相擠行
自及也球使以土窒蒨口筆朴交至父子悉死於杖下煩亦自殺乃僵磔
甫冤於夏城門大署牓曰賊臣王甫盡及其子弟誅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教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貴大猾乃議其餘
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兄弟從事自辦之何須校尉邪權門聞之莫不屏氣
曹節等皆不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尸道次
慨然投涕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語諸常侍令具俱入勿
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更前二府奏當死官以九江徼
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為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
衛尉時球出謁陵節救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
帝頭曰臣無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小醜未
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丁呵叱
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

寇為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曰食於上地震於下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鉏無狀昔高宗以維雊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啟悟陛下簽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馘截路人士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薦其禍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歸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禹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章寢不報中常侍呂強清忠奉公帝以衆例封為都鄉侯彊固辭不受因上疏陳事曰臣聞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中常侍曹節等宦官祐薄品卑人賤謏媚主安邪徼寵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陛下不悟妄授羊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紫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陰陽乖刺稼穡荒蕪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稽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采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緣雖賤而戶有餘色紫濃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寒不敢衣餘不敢食民有斯戶而莫之鮮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又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宦官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項領嘗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勳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加授任反頻家爵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忠而不能用

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濫帝覽之而悟於是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

初司徒劉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寵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郃曰凶豎多自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郃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瑛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瑛且脅之瑛懼迫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郃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

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

六年春三月鉅鹿張角及以中平元年張角之亂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以班軍士尚書盧植規之光也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對曰黨錮久積人情怨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今請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還諸徙者唯呂強料簡刺史一千石能否則益無不平矣帝懼而從之壬子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呂強料簡刺史一千石能否則益無不平矣帝讓夏惲郭勝殷理宋典等皆封侯貴寵上亦不當登高則百姓虛散上自我母由是宦官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上嘗欲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其居處乃使中大人尚但諫曰天中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是不敢復升臺榭及封訴徐奉事發上詰主名諸常侍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為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者今黨人更多為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為可斬未皆叩頭曰此五甫侯瞻所為也於是詔親子弟在州郡者趙忠夏惲等遂共譖呂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瞽常侍人人求退各自徵還宗

光傳彊兄弟所在竝皆貪穢帝使中黃門
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能對獄吏乎遂收捕其宗
知所問而就外自屏有姦明審
上便宜讒刺左右張讓誣栩與張角同心欲
之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
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
以謝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
侍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雒陽詔獄竝出
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
遂誣奏鈞學黃巾道收掠死獄中
地傳變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
於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
於六州此皆豐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
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朝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
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
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
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飾巧辭飾說共長虛
偽夫孝子疑於憂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
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黃
忠見其蹤而惡之痛擊黃巾功多當封忠譖訴之帝識變言得不加罪竟
亦不封

二年春二月己酉南宮雲臺災庚戌樂城門災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
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鑄銅人樂安太守陳蕃上疏諫曰昔高宣被晦

而螺贖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斂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
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濵哉內侍譖康援引七國以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
詣廷尉侍御史劉仕表陳解釋得免歸田里康績之孫也又詔襲州郡祐
木文石部送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罔罪徵貨僅得本賈十
分之一因復貨之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
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
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
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謁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乃不之官皆迫遣之
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為
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
陳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為暫絕修宮錢

六月以討張角功

封中常侍張讓等十二人為列侯

秋七月皇甫嵩之討張角也過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奏沒入之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
與二人由是奏嵩連戰無功所費者多徵嵩還牧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
六千

冬十月諫議大夫劉陶上言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遠軍之
死令西羌逆類已攻河東恐遂轉盛冢突上京民有百先退死之心而無
一前鬬生之計西寇浸前車騎孤危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
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
今要急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
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妄奎聖政專言妖孽州
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
謂使者曰臣恨不與伊呂同曦而以三仁為輩今上殺忠謇之臣下有憔
悴之民亦在不久後悔何及遂閉氣而死前司徒陳耽為人忠正宦官怨
之亦誣陷死獄中

是歲靈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物積

堂中復藏寄小黃門常侍家錢各數千萬又於河間買田宅起第觀
三年春二月以中常侍趙忠為車騎將軍帝使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
甄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天下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
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於傳窻延謂窻
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户侯不足得也窻正色拒之曰有功不論命也傳
窻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敢害出為漢陽太守
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坐楷曰
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
傑轉相招合上書言黑山賊攻劫郡縣歎因以起兵會帝歎北巡河間舊
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
操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
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歎故
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歎望必
克不亦危乎芬又呼平原華歆陶丘洪共定計洪歎行歎止之曰夫廢立
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亦氣
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罷兵俄而徵之
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八月初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為中軍校尉屯騎校尉鮑鴻為下軍校
尉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趙融為助軍左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淳于瓊為右校尉皆統於蹇碩帝自黃
巾之起留心戎事碩壯健有武略帝親任之雖大將軍亦領屬焉　冬十月望氣者以為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帝歎厭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
下起大壇上建十二重華蓋高十丈壇東北為小壇復建九重華蓋高九丈列步騎數萬人結營為陳甲子帝親出臨軍駐大華蓋下大將軍進駐

小華蓋下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陳三匝而還以兵授[illegible]進帝問討虜校尉蓋勳曰吾講武如是何如對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秖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illegible]是言也勳謂袁紹曰上甚聰明但蔽於左右耳與紹謀共誅嬖倖袁紹出勳為京兆尹

六年夏四月寔碩忌大將軍進與諸常侍共說帝遣進西擊董卓遂帝從之進陰知其謀奏遣袁紹收徐兗二州兵須紹還而西以稽行期　初帝數失皇子何皇后生子辯養於道人史子玉家號曰史侯王美人生子協養於董太后自養之號曰董侯羣臣請立太子帝以辯輕佻無威儀欲立協猶豫未決會疾篤屬協於寔碩丙辰帝崩于嘉德殿碩時在內默先謀何進而立協使人迎進歆與計事進即駕往碩司馬潘隱與進早進迎而目之進驚馳從傍道歸營引兵入屯百郡邸因稱疾不入戊午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臨朝秉政天下改元為光熹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故隱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寔碩圖己陰規誅之表紹罔進親客張津勸進誅諸宦官進以表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虎賁中郎將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徵智謀之士何顒荀攸及河南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顒為北軍中候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攸爽之從孫也寔碩疑不自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閤悉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太后及進之貴幸勝有力焉故親信何氏與趙忠等議不從碩計而以其書示進庚午進使黃門令收碩詰之因悉領其兵票騎將軍董重與何進權執相害中官挾重以為黨勳董太后每欲參干政事何太后輒相禁塞董后忿恚言吾汝今輒張恪汝兄耶吾救票騎

斷何進頭如反手耳何太后聞之以告進五月進與三公共奏孝仁皇后
使故中常侍夏惲等交通州郡辇輸財利悉入西省故事蕃后不得留京
師請還宮本國奏可辛巳進奉兵圍雲臺府收董重免官自殺六月辛亥
董后憂怖暴崩民間由是不附何氏　秋七月袁紹復說何進曰前實
武欲誅內寵而反為所害者但坐言語漏泄五營兵士皆服其中人而實
氏反用之自取禍滅今將軍兄弟並領勁兵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樂盡
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賛之時也將軍宜一為天下除患以垂名後世不可
失也進乃白太后請盡罷中常侍以下以三署郎補其處太后不聽曰中
官統領禁省自古及今漢家故事不可廢也且先帝新棄天下我柰何楚
王英且欲誅其姦縱者紹以為中官親近至冀出納號令今不悉廢後必為患而太后世舞陽君及何苗數受諸官
賂遺知進欲誅心數白太后太后其憎惡之人將重專殺左右擅權以

弱社稷太后疑以為然進斷貴素敬憚中官雖外慕大名而內不能斷故
事久不決紹等又為畫策多召四方猛將及諸豪傑使並引兵向京城以
脅太后進然之主簿廣陵陳琳諫曰諺稱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
在心此猶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則夫人下之而反
委釋利器更徵外助大兵聚會彊者為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
不成秪為亂階耳進不聽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宦者之官古今宜有
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至
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宣露吾見其敗也初靈帝徵董卓為少府
卓上書言所將涇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言牢直不畢輒賜斷絕妻子
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懲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
復上朝廷不能制及帝寢疾留書拜卓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

書言臣誤蒙天恩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殫父戀臣畜養之恩為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壘當從子鄽說嵩曰天下兵柄在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彼度京師政亂故敢肆踏不進此懷姦也二者刑所不赦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為元帥杖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無不濟也嵩曰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乃上書以聞帝以讓卓卓亦不奉詔駐兵河東以觀時變何進召卓使將兵詣京師侍衛史劉泰諫曰董卓殭忍寡義志欲無厭若借之朝政授以兵柄將恣凶欲必危朝廷明公以親德之重據阿衡之權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宜假卓以為資援也且事留變生成簪不遠宜在速決尚書盧植亦言不宜召卓進皆不從尋乃棄官去謂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府掾王瑞騎都尉鮑信皆泰山人進使還鄉里募兵并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

丁原將數千人寇河內燒孟津火照城中皆以誅宦官為言董卓聞召即時就道并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雒陽請收讓等以清姦穢太后猶不從何苗謂進曰始共從南陽來俱以貧賤依省內以致富貴國家之事亦何容易覆水不收宜深思之且與省內和也卓至渭池而進更狐疑使諫議大夫种邵宣詔止之卓不受詔遂前至河南邵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邵邵怒稱詔叱之軍士皆拔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夕陽亭邵高之孫也表紹懼進變計固脅之曰交構已成形執已露將軍復欲何待而不早決之乎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然是以紹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懼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

留邇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而思變張讓子婦太后之妹也讓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讓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欻入省此意何為實氏事竟復起邪使潛聽其聞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閣入伏省戶下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閤讓等詰進曰天下憒憒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劒斬進於嘉德殿前讓珪等矯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許相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議中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匡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宮門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吳匡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閤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讓等讓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閤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閤道窗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也朱雀闕下捕得趙忠等斬之吳匡等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悉皆流涕曰願致死用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尸於宛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無

須而誤死者紹回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讓段珪等困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夜至河上貢厲聲責讓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回手劒斬數人讓等惶怖心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貢扶帝與陳留王夜步逐螢光南行欲還宮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之至雒舍止卒未帝獨乘一馬陳留王與貢共乘之馬從雒舍南行公卿稍有至者董卓至顯陽苑遠見火起知有變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閒帝在北邙因與公卿往奉迎於北芒阪下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流羣公謂卓曰公諸人為國大臣不能斥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邪兵之有卓與帝語語不可了乃更與陳留王語問禍亂由起王答自初至終無所遺失卓大喜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遂有廢立之意楚王曰帝還宮赦天下改光熹為昭寧失傳國璽餘璽皆得之以丁原為執金吾騎都尉鮑信自泰山募兵適至說袁紹曰董卓擁彊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為所制及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乃引兵還泰山董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為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旌鼓而還以為西兵復至雒中無知者俄而進及弟旧部曲皆歸於卓卓又陰使丁原部曲司馬五原呂布殺原而并其衆卓兵於是大盛乃諷朝廷以父兩策免司空劉弘而代之初蔡邕徙朔方會赦得還五原太守王智甫之弟也奏邕謗訕朝廷邕遂亡命江海積十二年董卓聞其名而辟之稱疾不就卓怒罵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到署蔡酒喜見敬重舉高第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為侍中　董卓謂袁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董侯似可令欲立之為能勝史侯否人有小智大疑亦知復何如為當且爾劉氏種不足復遺紹曰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

恩澤深渥兆民戴之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宣於天下公欲廢嫡立庶恐衆不從公議也卓按劒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刀橫揖徑出卓以新至見紹大家故不敢害紹縣節於上東門逃奔冀州九月癸酉卓大會百寮奮矛而言曰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何如公卿以下皆惶恐莫敢對卓又抗言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劒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事坐者震動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將殺植蔡邕為之請議乃彭伯亦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植遂逃隱於上谷卓以廢立議示太傅袁隗隗報如議甲戌卓復集百僚於崇德前殿逐脅太后策廢小帝曰皇帝在喪無人子之心威儀

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立陳留王協為帝袁隗解帝璽綬以奉陳留王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鴆弘農王殺何太后公卿以下不布服會葬素衣而已卓又議太后數天下改昭寧為永漢丙子卓酖何太后公卿以下不棺出其尸支解節斷棄於道邊殺董母舞陽君棄尸於苑枳落中除公卿以下子弟為郎以補宮官之職侍於殿上詔前將軍事加節仗得斧鉞虎賁更封鄠侯董卓率諸公卿及諸黨人無心復及爵位遣使祠櫟用其子孫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劒履上殿十二月戊戌以司徒黃琬為太尉司空楊彪為司徒光祿勳荀爽為司空初尚書武威汝南伍瓊說董卓矯枉過之政權用天下名士以收衆望與尚書鄭泰長史何顒等沙汰穢惡顯拔幽滯於是徵處士荀爽陳紀

融申屠蟠復就拜爽平原相行至宛陵遷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又以爽為五官中郎將融為大鴻臚紀定之子融韶之子也爽等皆畏卓之暴無敢不至獨申屠蟠得徵書人勸之行蟠笑而不答卓終不能屈年七十餘以壽終卓又以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平張邈為陳留太守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卓所親愛並不處顯職但將校而已　董卓性殘忍一旦專政據有國家甲兵珍寶威震天下所願無極語賓客曰我相貴無上也侍御史櫌龍宗諂卓白事未解劒立撾殺之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充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剽虜資物妻略婦女不避貴賤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卓購求袁紹慈周慁伍瓊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它志今急購之執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

通鑑紀事本末　卷八　二十七

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為然乃即拜紹勃海太守封邟鄉侯又以袁術為後將軍曹操為驍騎校尉術畏卓出奔南陽是時豪傑多欲起兵討卓而袁紹在勃海冀州牧韓馥遣數部從事守之不得動搖東郡太守橋瑁詐作京師三公移書與州郡陳卓罪惡云見逼迫無以自救企望義兵解國患難馥得移請諸從事問曰今當助袁氏邪助董氏邪治中從事劉子惠曰今興兵為國何謂袁氏董馥有慙色子惠復言兵者凶事不可為首今宜往視他州有發動者然後和之冀州於他州不為弱也他人功未有在冀州之右者也馥然之馥乃作書與紹道卓之惡聽其舉兵

獻帝初平元年春正月關東州郡皆起兵以討董卓衆各數萬（事見曹氏代漢）

於酉董卓使郎中令李儒酖殺弘農王辯　卓議大發兵以討山東尚書鄭泰曰天政在德不在衆也卓不悅曰如卿此言兵為無用邪泰曰非謂

其然也以為山東不足加大兵耳明公出自西州少為將帥閑習軍事衆
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張孟卓東平長者第八關堂孔公緒清談高論
噓枯吹生並無軍旅之才臨鋒決敵非公之儔也況王爵不加尊卑無序
若恃衆怙力將各基峙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與齊進退也且山東承
平日久民不習戰關西頃遭羌寇婦女皆能挾弓而鬬天下所畏者無若
幷涼之人與羌胡義從而明公擁之以為爪牙譬猶驅虎兒以赴犬爭鼓
烈風以掃枯葉誰敢禦之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為淵藪
德恃衆自斃或重也卓乃怡
皆不敢而莫敢言卓表河南尹朱儁為太僕以為己副使者召拜儁辭不
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知其可也使者
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
也遷都非計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其所急臣之宜也由是止不為用

大會公卿議曰高祖
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皆默然司徒楊彪曰移都改制
天下大事故盤庚遷亳殷民胥怨昔關中遭王莽殘破故光武更都雒邑
歷年已久百姓安樂今無故捐宗廟園陵百姓驚動必有縻沸之亂石
包讖妖邪之書豈可信用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險石材木
自出杜陵有武帝陶竈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
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詣滄海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
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太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
思卓不答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忠謀等因從容言曰相國宮樂此邪山
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琬退又為
駁議二月乙亥卓以災異奏免琬彪等以光祿勳趙謙為太尉太僕王允
為司徒城門校尉伍瓊督軍校尉周毖固諫遷都卓大怒曰卓初入朝二

君勸用善士故卓相從而諸君到官卽兵相圖此二君實卓卓何用相負
庚辰收瓊殺斬之楊彪黃琬恐懼詣卓卓亦悔殺瓊乃復表彪琬爲
光祿大夫　卓徵京兆尹盖勳勳固辭不就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將兵三萬
屯扶風勳密與嵩謀討卓會卓亦徵嵩嵩爲城門校尉長史梁衍說嵩曰
董卓寇掠宮廟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及卓在雒陽天
子來西以將軍之衆迎接至尊奉令討逆徵兵羣帥衆氏逼其東將軍迫
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勳以衆弱不能獨立亦還京師卓以勳爲
越騎校尉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事曰折衝曰我百戰百勝決之於心卿
勿妄說且汗我乃盖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況如卿者而欲杜人之
口乎卓乃謝之　卓遣軍至陽城值民會於社下悉就斬之駕其車重
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轅歌呼還雒縱兵虜掠燔燒其頭以婦女與甲
兵爲嫚樂　丁亥車駕西還董卓將諸富室以罪惡誅之沒入其財物

死者不可勝計悉驅徙其餘民數百萬口以次發遣更相蹈藉飢餓寇掠
積尸盈路卓自留屯畢圭苑燔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室屋蕩盡無復雞犬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寶卓獲
山東兵以豬膏塗布十餘匹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三月乙巳車駕入長安居京兆府舍後乃稍葺宮室而居之時董卓未至
朝政大小皆委之王允允外相彌縫內謀王室甚有大臣之度自天子及
朝中皆倚允允屈意承卓卓亦雅信焉　州郡舉兵討董卓長沙太守孫
堅亦起兵前至南陽衆已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不肯給軍糧堅誘而斬
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前到魯陽與袁術合兵術由是得據南陽表堅行
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　六月董卓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脩執金吾
胡毋班將作大匠吳脩越騎校尉王瓌安集關東解釋袁紹等胡毋班吳
脩王瓌至河內表紹使王匡悉收擊殺之袁術亦殺陰脩脩惟韓融以名德

免　冬王匡屯河陽津董卓擊大破之

二年春正月關東諸將議立宗室劉虞為主韓馥袁紹以書與袁術曰帝非孝靈子欲依鄧薄誅廢少主迎立代王故事袁大司馬虞為帝術陰有不臣之心不利國家有長君乃外託公義以相之紹復與術書曰今西名有幼君無血脉之屬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卓安可復信但當使兵往也關要皆自斷死東立聖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見戮不念子胥可復北面乎術答曰聖主聰叡有周成之質賊卓因危亂之際威服百寮此乃漢家小厄之會乃云今主無血脉之屬豈不誣乎又曰室家見戮可復北面此卓所為豈國家哉慺慺赤心志在滅卓不識其他馥紹竟遣故樂浪太守張岐等齎議上虞尊號虞見岐等厲色叱之曰今天下崩亂主上蒙塵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國恥諸君各據州郡宜共戮力盡心王室而反造逆謀以相垢汙邪周拒之馥等又請虞領尚書事承制封拜復不聽欲稱尊號以章卓惡虞終不從

孫堅移屯梁東為卓將徐榮所敗復收散卒進屯陽人卓遣東郡太守胡軫督步騎五千擊之以呂布為騎都督軫與布不相得堅出擊大破之梟其都督華雄或謂袁術曰堅若得雒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術疑之不運軍糧堅夜馳見術晝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者上為國家討賊下慰將軍家門之私讎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浸潤之言還相嫌疑何也術跋踖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遣將軍李催說堅歆與和親公堅疏子弟任刺史郡守者許表州之堅曰卓逆天無道今不夷汶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和親邪復進軍大谷距雒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間卓敗走却屯澠池聚兵於陝堅進至雒陽掠宮廟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祠以太牢祠訖埽地間以邀卓卓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煨屯華陰中郎將

牛輔屯安邑其餘諸將布在諸縣以傑山東輔卓之堉也卓引還長安孫堅修塞諸陵引軍還魯陽　夏四月董卓至長安公卿皆迎拜車下卓抵手詔御史中丞皇甫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之有若遲刑以逞將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黨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以問蔡邕邕曰明公威德誠為巍巍然比之太公愚意以為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乃心卓使司隸校尉劉囂籍吏民有為子不孝為臣不忠為吏不清為弟不順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更相誣引冤死者以千數百姓讹讹道路以目　初董卓之關留朱儁守維陽而儁潛與山東諸將通謀俱為卓所襲出奔荊州卓以弘農楊懿為河南尹儁復引兵還維擊懿走之儁以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上儁行車騎將軍遣精兵三千助之餘州郡亦有所給

三年春正月董卓遣牛輔將兵屯陝輔分遣校尉北地李傕張掖郭汜武威張濟將步騎數萬擊破朱儁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所過殺虜無遺　董卓以其弟旻為左將軍兄子瑁為中軍校尉皆典兵事宗族內外並列朝廷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璽卓車服僭擬天子召呼三臺尚書以下皆自詣卓府啟事又築塢於郿高厚皆七丈積穀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卓忍於誅殺諸將言語有蹉跌者便戮於前人不聊生司徒王允與司隸校尉荀爽侍中周毖城門校尉伍瓊尚書楊瓚密謀誅卓中郎將呂布便弓馬膂力過人卓自以遇人無禮行止常以布自衛甚愛信之誓為父子然卓性剛褊嘗小失卓意卓枝手戟擲布布奉捷避之而改容顧謝卓意亦解布由是陰怨於卓卓又使布守中閤而私於傅婢益不自安王允素善待布布見允自陳卓幾見殺之狀允因以誅卓之謀告布使為內應布曰如父子何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

憂死不暇何謂父子鬬戰之時豈有父子情邪布遂許之夏四月丁巳帝有疾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乘車而入陳兵夾道自營至宮左步右騎也衛周帀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使士孫瑞自書詔以授布布令同郡騎都尉李肅與勇士秦誼陳衛等十餘人偽著衛士服守北掖門內以待卓卓入門肅以戟刺之卓衷甲不入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趣兵斬之主簿田儀及卓倉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凡所殺三人布即出懷中詔版以令吏士曰詔討卓耳餘皆不問吏士皆正立不動大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弟旻璜等及宗族老弱在郿皆為其羣下所斬死暴卓尸於市天時始熱卓素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為大炷置卓臍中然之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聚董氏之乃焚灰揚之於路塢中有企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奇玩積於

盩山以丑允錄尚書事呂布為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封溫侯共參朝政卓之死也左中郎將蔡邕在王允坐聞之驚歎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亡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疾而痛其私遇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古今大義耳所厭聞口所常玩豈當背國而嚮卓也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而所坐至微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徙中　初呂布勸王允盡殺董卓部曲允曰此輩無罪不可布欲以卓財物班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允素以劒客遇布布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

董卓故折節下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頗自驕傲以是羣下不甚附之允始與士孫瑞議特下詔赦卓部曲既而疑曰部曲從其主耳今若名之惡逆而赦之恐適使深自疑非所以安之也乃止又議悉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開關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為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五吕徒也今若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不可也時百姓訛言當悉誅涼州人卓故將校遂轉相恐動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尚徙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當復為魚肉矣吕布使李肅至陝以詔命誅牛輔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犨布誅殺之輔怀怯失守會營中無故自驚輔欲走為左右所殺李傕等還輔已死傕等無所依遣使詣長安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可再赦不許傕等益懼不知所為欲各解散間行歸鄉里討虞校尉武威賈詡曰諸君若棄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傕等然之乃相與結盟率軍數千晨夜西行王允以胡文才楊整脩皆涼州大人召使東解釋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為邪卿往譬之於是二人往賈召兵而還傕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蒙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吕布軍有叛兵內反六月戊午引傕衆入城放兵虜掠布與戰城中不勝將數百騎以卓頭擊馬鞍出走駐馬青瑣門外招王允同去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時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解兵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為念太常种拂曰為國大臣不能禁暴卹侮使白刃向宮去將安之遂戰而死傕汜屯南宮掖門殺太僕魯旭大鴻臚周奕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頒吏民死者萬餘人狼藉滿道王允扶帝上宣平門避兵傕等於城門

下伏地叩頭帝謂催等曰卿等放兵縱橫欲何為乎催等曰董卓忠於陛下而無故為呂布所殺臣等為卓報讎非敢為逆也請事畢詣廷尉受罪催等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開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見之已未赦天下以李傕為楊武將軍郭汜為楊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催等收司隸校尉黃琬下獄殺之初王允以同郡宋翼為左馮翊朔王宏為右扶風催等欲殺允恐二郡為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計將安出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關東義兵鼎沸欲誅董卓今卓已死其黨與易制耳若舉共討催等與山東相應此轉禍為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甲子催收允及翼宏幷殺之允妻子皆死宏臨命詬曰宋翼誤我不足議大計倘成王允於市莫敢收者故吏平陵令京兆趙戩棄官收而葬之始允自專討卓之勞士孫瑞屢勸歸功不侯故得免於難　九月以李傕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假節郭汜為後將軍樊稠為右將軍張濟為驃騎將軍皆封侯催汜猥就朝政濟出屯弘農　初董卓入關說韓遂馬騰與共圖山東遂騰率衆詣長安會卓死李催等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

興平元年春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癸欲舉兵相攻帝遣使者和解之不從韓遂率衆來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謀議大夫种邵侍中馬宇左中郎將劉範謀使騰襲長安已為內應以誅催等壬申騰遂勒兵屯長平觀邵等謀泄出奔槐里催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擊之騰遂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邵等皆死庚申詔赦騰等夏四月以騰為安狄將軍遂為安降將軍

軍安集將軍樊稠為右將軍並開府如三公合為六府

五月以楊武將軍郭汜為後將

二年董卓初殁三輔民尚數十萬戶李催等放兵劫略加以饑饉二年間

民相食略盡李傕郭汜樊稠各相與矜功爭權欲鬬者數矣賈詡每以大體責之雖內不能善外相含容樊稠之擊馬騰韓遂也李利戰不甚力稠叱之曰人欲截汝父頭何敢如此我不能斬卿邪及騰遂敗走稠追至陳倉遂語稠曰本所爭者非私怨王家事耳與足下州里人欲相與善語而別乃俱卻騎前接馬交臂相加共語良久而別軍還李利告傕韓樊交馬語不知所道意愛甚善傕亦以稠勇而得衆忌之稠歎將兵東出關從傕索益兵二月傕請稠會議便於坐殺稠由是諸將轉相疑貳傕數設酒請郭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怨汜愛傕婢妾思有以間之會傕送饋妻以豉為藥摘以示汜曰一栖不兩雄我固疑將軍信李公也他日傕復請汜飲大醉汜疑其有毒紋糞汁飲之於是各治兵相攻矣帝使侍中尚書和傕汜傕汜不從汜謀迎帝幸其營夜有亡者告傕三月丙寅傕使兄子暹將數千兵圍宮以車三乘迎帝太尉楊彪曰自古帝王無在人家者諸君舉事柰何如是暹曰將軍計定矣於是若干臣皆從乘輿以出兵即入殿中掠宮人御物帝至傕營傕又徙御府金帛寶物置其營遂放火燒宮殿官府居民悉盡帝復使公卿和傕汜汜留楊彪及司空張喜尚書王隆光祿勳劉淑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郃大司農朱儁將作大匠梁邵北軍校尉姜宣等於其營以為質朱儁憤懣發病死　夏四月郭汜饗公卿議攻李傕楊彪曰羣臣共聞二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可行乎汜怒欲手刃之彪曰卿尚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中郎將棧潛固諫汜乃止傕黨帥郎將張苞等謀攻傕丙申汜將兵夜攻傕門矢及帝簾帷中又貫傕左耳苞等燒屋火不滅楊奉於外拒汜汜兵退苞舉因將所領兵歸汜是日傕復移乘輿幸北塢使校尉監塢門內外隔絕侍臣皆有饑色帝求米五斗牛骨五具以賜左右傕曰朝晡上飯何用米為乃以臭牛骨與之

帝大怒欲詰責之侍中楊琦諫曰催自以所犯悖逆欲轉車駕幸池陽黃白城臣願陛下忍之帝乃止司徒趙温與催書曰公前屠陷王城殺戮大臣今爭雖皆之隙以成千鈞之讎朝廷歎令和解詔命不行而復欲轉乘輿於黃白城此誠老夫所不解也於易一為過再為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不如早共和解催大怒欲殺温其弟應諫之數日乃止催信誣現獻勝之術常以三牲祠董卓於省門外每對帝或言明陛下或言明帝為帝說郭汜無狀帝亦隨其意應荅之催喜自謂良得天子歡心也閏月巳卯帝使謁者僕射皇甫酈和催汜酈先詣汜汜從命又詣催催不肯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言等邪必誅之君觀吾方畧士衆足辦郭多否郭多又劫質公卿所為如是而君荷欲左右之邪酈曰近者董公之彊將軍所知也凶布受恩而反圖之斯須之間身首異處此有勇而無謀也今將軍身為上將荷國寵榮汜質公卿而將軍擅興造作詐輕重乎張濟與汜有隙楊奉

李傕郭汜相攻連月死者以萬數六月傕將楊奉謀殺傕事泄遂將兵叛傕傕衆稍衰庚午鎮東將軍張濟自陝至欲和傕汜遷乘輿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遣使宣諭十反汜傕許和欲質其愛子傕妻愛其男和計未定而羌胡數來關省門曰天子在此中耶李將軍許我宮人今皆何在帝患之使侍中劉艾謂宣義將軍賈詡曰卿前奉職公中故仍非榮寵今羌胡滿路宜思方略詡乃召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賞羌胡皆引去傕由此單弱於是復有言和解之計者傕乃從之各以女為質秋七月甲子車駕出宣平門當度橋汜兵數百人遮橋曰此天子非也車不得前傕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兵欲

交侍中劉艾大呼曰是天子也使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曰諸兵何敢迫近至尊耶汜兵乃却既度橋士卒皆稱萬歲夜到霸陵從者皆飢張濟賦給各有差催出屯池陽丙寅以張濟為票騎將軍楊定為後將軍楊奉為興義將軍皆開府如三公郭汜為車騎將軍假節列侯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為安集將軍郭汜欲令車駕幸高陵公卿及濟以為宜幸弘農大會議之不決帝遣使諭汜曰弘農近郊廟勿有疑也汜不從帝遂終日不食汜聞之曰可且幸近縣八月甲辰車駕宵新豐丙子郭汜復謀脅帝還都鄠侍中种輯知之密告楊定董承楊奉令會新豐郭汜自知謀泄乃棄軍人南山冬十月郭汜黨夏育高碩等謀脅乘輿丙行侍中劉艾見火起不止請帝出幸一營以避火楊定董承將兵迎天子幸楊奉營夏育等勒兵欲止乘輿楊定楊奉力戰破之乃得出　壬寅行幸華陰寧輯將軍段煨具服御及公卿已下資儲歡上幸其營煨與楊定有隙定黨种輯左靈言

煨欲殺太尉楊彪司徒趙溫侍中劉艾尚書梁紹皆叱煨不及臣等數以死保董承楊定脅弘農督郵令言郭汜來在煨營帝疑之乃露次於道南丁未楊奉董承楊定將攻煨使种輯左靈請帝為詔帝曰煨罪未著奉等攻之而欲令朕有詔耶輯固請至夜半猶弗聽奉等乃輒攻煨營十餘日不下煨供給御膳稟贍百官無有二意詔使侍中尚書告喻定等令與煨　解定等奉詔還營李催郭汜悔令車駕東聞定攻煨相招共救之因歃而盟為汜所遮單騎下走荊州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復與催汜合十二月帝幸弘農張濟李催郭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棄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射殺校尉沮儁被創墜馬催謂左右曰尚可活否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劫天子使公卿被害宮人流離亂臣賊子未有如此也催乃殺之壬申帝露次曹陽承奉乃議催等與連和而密遣間使至河東招

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並率其衆數千騎來與
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於是董承等以新破催等可復東引
庚申車駕發東董承李樂衛乘輿胡才楊奉韓暹匈奴右賢王於後爲拒
催等復來戰承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光禄勳鄧淵廷尉宣璠少府田芬
大司農張義皆死司徒趙温太常王絳衛尉周忠司隸校尉管郃爲催所
遮欲殺之賈詡曰此皆大臣卿奈何害之乃止李樂曰事急矣陛下宜御
馬上曰不可舍百官而去此何辜哉兵相連綴四十里方得至陝乃結營
自守時饑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催汜兵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
分散之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扶出孟津楊奉以爲河道險難非
萬乘所宜乘乃使李樂夜渡潛具船舉火爲應上與公卿步出營皇后兄
伏德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負帝餘皆匍匐
機后登河岸高中餘丈不得下乃以絹繫使人居前負帝餘皆匍匐

下或從上自投冠幘皆壞既至河邊士卒爭赴舟董承李樂以戈擊之手
指於舟中可掬帝乃御船同濟者皇后及楊虎以千餘數十人其宮女及
吏民不得渡者皆爲兵所掠羣衣服皆盡髮亦被截凍死者不可勝計衛
尉士孫瑞爲催所殺催見河北有火謂騎候之適見上渡呵曰汝等將
天子去邪董承懼射之以被爲幔既到大陽辛李樂營河內太守張楊使
數千人負米來貢餉乙亥帝御牛車幸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獻綿帛悉
賦公卿以下封邑爲列侯拜胡才爲征東將軍張楊爲安國將軍皆假節
開府其璽綬章服不給至乃以錐畫蓬乘輿居棘籬中門
戶無關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籬上觀互相鎮壓沒爲笑帝又遣太僕
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所掠宮人及乘輿
器服已而糧穀盡官人皆食菜果乙卯張楊自野王來朝謀以乘輿還雒
陽諸將不聽楊復還野王是時長安城空四十餘日殭者西散羸者相食

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遲授說表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舉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恤民之意今州郡想定兵彊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為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為得於時為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矣紹不從

建安元年春正月董承張楊歡以天子還雒陽楊奉李樂不欲由是諸將更相疑貳二月韓暹攻董承承走野王韓暹也聞音胡才楊奉也鳴鄉胡才欲攻韓暹上使人諭止之

承說劉表使遣兵詣雒陽助脩宮室車資委輸前後不絕夏五月丙寅遣使至楊奉李樂韓暹營求送至雒陽奉等從詔六月乙未車駕幸聞喜庚子楊奉韓暹奉帝東還張楊以糧迎道路秋七月甲子車駕至雒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丁丑大赦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張楊以為已功故名其殿曰楊安楊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韓暹董承竝留宿衛癸卯以安國將軍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是時宮室燒盡百官披荊棘依牆壁間州郡各擁彊兵委輸不至群僚飢乏尚書郎以下自出採稆或飢死牆壁間或為兵士所殺 八月

曹操迎車駕都許事見曹操代漢

十九年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魏公操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

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娠累為請不能得伏皇后由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字不敢發至是事乃泄操大怒十一月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劘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

魏文帝黃初元年春正月庚子魏王操薨太子即王位 冬十月乙卯漢帝禪位于魏王操薨太子即王位

黃巾之亂

漢靈帝光和六年 初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呪符水以療病今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道弟子周遊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荊楊兖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塡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萬數郡縣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為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為司徒上書言角誑燿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還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鳥啄獻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為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角遂晉三十六方方循將軍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

方馬元義等先收荊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
封諝徐奉等為內應約以二月五日內外俱起
中平元年春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
三公司隸案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
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以為標幟故時
人謂之黃巾賊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
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月之間天下
響應京師震動安平甘陵人各執其王應賊三月戊申以何南尹何進為
大將軍封慎侯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脩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函
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
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黃巾　庚午
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太守褚貢
帝聞太尉楊賜以黃巾事賜所對切直帝不悅夏四月賜坐寇賊免以太僕弘農鄧盛為太尉已而帝閱
故事得賜與劉陶所上張角奏乃封賜為臨晉侯陶為中陵鄉侯　皇甫
嵩朱儁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黃巾各統一軍儁與賊波才戰敗高進
保長社
汝南黃巾敗太守趙謙於邵陵廣陽黃巾殺幽州刺史郭勳
及太守劉衛　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
大風嵩約敕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開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
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馳擊賊陳賊驚亂奔走會騎都尉沛國曹操將兵
適至五月嵩操與朱儁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
張曼成屯宛下百餘日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　皇甫嵩朱
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於西華並破之餘賊
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儁於是進封儁西鄉侯遷鎮賊中
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

等走保廣宗楨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圍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龐西討卓代之　秋八月皇甫嵩與黃巾戰於蒼亭獲其帥卜巳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角　冬十月皇甫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角先已病死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十一月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餘萬人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卹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爾乃嘗飯故所嚮有功　張曼成餘黨更以趙弘為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

燕任樂毅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儁擊弘斬後據宛拒儁儁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搤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諸將皆欲聽之儁曰兵曰有者首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剋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吾知之矣賊令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南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為帥還屯宛儁急攻之衆先登癸巳拔宛城孫夏走儁追至西鄂精山復破之斬萬

巾破散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二年自張角之亂所在盜賊並起博陵張牛角常山褚飛燕
于氏根張白騎劉石左髭丈八平漢大計司隸緣城雷公淳
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繞眭固苦蝤之徒不可勝數大者二三
千人張牛角褚飛燕合軍攻魏陶牛角中流矢且死令其衆
改姓張飛燕名燕輕勇矯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山谷寇賊多
廣殆至百萬號黑山賊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討
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山谷事
五年二月黃巾餘賊郭大等起於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東
徐黃巾復起寇郡縣
六年冬十月白波賊寇河東董卓遣其將牛輔擊之　南單
白波賊合兵寇郡縣

獻帝初平元年　青州刺史焦和卒州心兵討黃巾卓務及諸將西行不為民人
保陣兵始濟河黃巾已入其境青州素殷實甲兵甚盛和每望寇輒北未
嘗接風塵交旗鼓
二年冬十月青州黃巾寇勃海眾三十萬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
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輜重輒走渡河瓚因
其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牧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
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　初陶謙刺丹陽人朝廷以黃巾寇亂徐州用謙為
刺史謙至擊黃巾大破走之州境晏然
三年春正月曹操軍頓丘于毒等攻東武陽操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也
諸將皆請救武陽操曰使賊聞我西而還武陽自解也不還我能敗其本
屯虜不能拔武陽必矣遂行毒聞之棄武陽還操遂擊眭固及匈奴於扶
羅於內黃皆大破之　四月青州黃巾寇兗州劉岱欲擊之濟北相鮑

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鬬志不可敵也然賊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執必離散然後選精銳據要害擊之可破也紹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

十二月曹操追黃巾至濟北泰降之得戎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口

四年春正月袁術屯陳兵黑山別部及匈奴於扶羅羌附之曹操擊破術軍

三月袁紹在薄落津魏郡兵及與黑山賊于毒數萬人共攻鄴城殺其太守

六月袁紹出軍入朝歌鹿腸山北行擊諸賊左髭丈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紹與呂布共擊破燕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俱退

建安元年春二月汝南潁川黃巾何儀等擁衆附袁術曹操擊破之

三年袁紹攻公孫瓚瓚遣子續救於黑山諸帥

四年黑山帥張燕率兵救之事見袁紹討公孫瓚

五年秋七月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操應袁紹紹遣劉備將兵助辟郡縣多應之

十年夏四月黑山賊帥張燕率其衆十餘萬降封安國亭侯

韓馬之叛

漢靈帝中平元年冬十一月北地先零羌及抱 河關群盜反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王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人邊章韓遂素著名西州群盜誘而劫之使專任軍政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

二年春三月北宮伯王等寇三輔詔左車騎將軍皇甫嵩鎮長安以討之

秋八月以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執金吾袁滂爲副以討北宮伯王拜中郎將董卓爲破虜將軍與溫寇將軍周慎竝統於溫

九月張溫

將諸郡兵步騎十餘萬屯美陽邊章韓遂亦進兵美陽温與戰輒不利十一月董卓與右扶風鮑鴻等幷兵攻章遂大破之章遂走榆中温遣司馬將三萬人追之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頓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走入羌中幷以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峽反斷慎運道慎懼棄車重而之温又使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胡圍卓於望垣北糧食乏絶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捕魚而潛從隄下過軍北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度遂還屯扶風張温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温温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孫堅前耳語謂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陳軍濃斬之温曰卓素著威名於河隴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王師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成功者也今明公垂意於卓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冬温不忍發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遂止

四年春三月韓遂殺邊章及北宮伯玉李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叛與遂連和涼州刺史耿鄙率六郡兵討遂鄙任治中程球球通姦利士民怨之漢陽太守傅燮謂鄙曰使君統政日淺民未知教賊聞大軍將至必萬人一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賊得寬挺必謂我怯群惡爭執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之民討成離之賊其功可坐而待也鄙不從夏四月鄙行至狄道州別駕反應賊先殺程球次害鄙賊遂進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燮子幹年十三言於燮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

朝今兵不足以自守宜聽羌胡之請還鄉里徐徐有道而輔之言未終變
慨然歎曰汝知吾必死邪聖達節次守節殷討暴虐伯夷不食周粟而死
吾遭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
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吾之程嬰也狄道人王國使故酒泉太守黃
衍說變曰天下已非復漢有府君寧有意為吾屬帥乎變按劍叱衍曰若
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耿鄙司馬扶風馬騰亦
擁兵反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寇涼三輔
五年冬十一月王國圍陳倉詔復拜皇甫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合
兵四萬人以拒之　董卓謂皇甫嵩曰陳倉雖小城守固備未易可拔王國雖彊汝
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兵陳倉不下其衆必疲疲而擊之全勝之道也將何救焉國攻陳倉八十餘
日不拔

六年春二月國衆疲敝解圍去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
勿迫歸衆勿追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
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
卓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卓大慙恨由是與嵩有隙韓遂等共
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督統諸部忠病死遂等爭權利更
相殺害由是寖衰

獻帝初平三年　韓遂馬騰率衆詣長安以遂為鎮西將軍騰為征西將
軍　馬騰攻李催不克走還涼州事並見官
建安十三年　初前將軍馬騰與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後以部
曲相侵更為讐敵朝廷使司隸校尉鍾繇涼州刺史韋端和解之徵騰入
屯槐里曹操將征荊州使張既說騰令釋部典還朝騰許之已而更猶豫
既恐其為變乃移諸縣促儲峙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櫬表騰為衛

尉以其子超為偏將軍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

十六年春三月曹操遣司隸校尉鍾繇討張魯使征西護軍夏侯淵等將兵出河東與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旣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共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安西將軍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俟五官將丕留守鄴以奮武將軍猛昱參丕軍事門下督廣陵徐宣為左護軍統諸軍樂安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秋七月操自將擊超等議者多言關西習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操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四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馬鞍以蔽操右手刺船枝梢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數萬人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信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操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遂他日操又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虎騎夾擊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

十七年秋七月馬超等餘衆屯藍田夏侯淵擊平
十八年 初魏公操追馬超至安定聞田銀蘇伯反引軍還參涼州軍事楊阜言於操曰超有信布之勇甚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縣郡縣皆應之惟冀城奉州郡以固守超盡兼隴右之衆張魯復遣大將楊昂助之凡萬餘人攻冀城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別駕閻溫出告急於夏侯淵外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超兵見其迹遣追獲之超載溫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雖怒猶以攻城久不下徐徐更誘溫冀其改意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多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曰阜等率父兄子弟以義相勵有死無二以為使君守此城今柰何乘垂成之功陷不義之名乎刺史太守不聽開城門迎超

超入遂殺刺史太守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魏公操使夏侯淵救冀未至而冀敗淵去冀二百餘里超來迎戰淵軍不利氐王千萬反應超也興國淵引軍還會楊阜等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心也遐有所以書弒君也超彊而無義多釁易圖耳叙母慨然曰忠伯奕章使君遇難亦汝之責豈獨義山哉人誰不死死於忠義得其所也但當速發勿復顧我我自為汝當之不以餘年累汝也叙乃與同郡趙昂尹奉武都李俊等合謀討超又使人至冀結安定梁寬南安趙衢使為內應超取趙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吾謀如是事必萬全當柰月何異厲聲應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叙進兵入鹵城昂奉

據祁山以討超超聞之大怒趙衢因譖說超使自出擊之超出衢與梁寬
閉冀城門盡殺超妻子超進退失據乃襲歷城得叔母叔母罵之曰汝背
父之逆子殺君之叛賊天地豈久容汝而不早死敢以面目視人乎超殺
之又殺趙昂之子月楊阜與超戰身被五創超兵敗遂南奔張魯魯以超
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謂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
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楊阜爵關內侯

涼州刺史遣超還圍祁山姜叙等告急於夏侯淵諸將議欲須魏公操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北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為前軍超敗走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追至略陽城去遂三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氏淵以為遂兵精與戰城門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捨元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宮兵得與我戰必可禽

北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自將輕兵到長離攻燒羌邑遂果救長離諸將見遂兵衆欲結營作輕乃與戰淵曰我轉鬬千里今復作營壘則士衆罷敝不可復用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進圍興國氏千萬餘衆悉降轉擊高平屈曾各皆破之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室具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夏四月劉備圍成都馬超知張魯不可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室具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劉璋出降備領益州牧以偏將軍馬超為平西將軍軍議校尉

二十年春三月魏公操自將擊張魯將由武都入氐氐人塞道遣張郃朱靈等攻破之夏四月操自陳倉出散關至河池氐王雷茂衆萬人恃險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

袁紹討公孫瓚

漢靈帝中平四年　初張温發幽州烏桓突騎三千以討涼州故中山相
漁陽張純請將之温不聽而使涿令遼西公孫瓚將之軍到薊中烏桓
牢稟逋縣多叛還本國張純忿不得將乃與同郡故泰山太守張舉及烏
桓大人丘力居等連盟劫略薊中殺護烏桓校尉公綦稠右北平太守劉
政遼東太守陽終等衆至十餘萬屯肥如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將軍安定
王移書州郡云舉當代漢告天子避位救公卿奉迎
以宗正劉虞為幽州牧虞東海恭王之五世孫也　詔發南匈奴兵配
劉虞討張純　冬十一月張純與丘力居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詔騎都
尉公孫瓚討之瓚與戰於屬國石門純等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所略
男女瓚深入無繼反為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一百餘日糧盡衆

潰士卒死者什五六
六年春二月幽州牧劉虞到部遣使至鮮卑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舉張
純首厚加購賞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舉純走出塞餘皆降散
虞工罷諸屯兵但留降虜校尉公孫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三月張純
客王政殺純送首詣虞公孫瓚忘欲掃滅烏桓而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
與瓚有隙
獻帝初平元年二月丁亥車駕西遷
二年冬十月劉虞子和為侍中帝思東歸使和僞逃董卓潛出武關詣虞
令將兵來迎和至南陽袁術利虞為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西令和為書
與虞虞得書遣數千騎詣和公孫瓚知術有異志止之虞不聽瓚恐術聞
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騎詣術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有
隙和逃術來北復為袁紹所留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幷以自彊大袁紹

袁術亦自相離貳術遣孫堅擊董卓未還遂以會稽周昂為豫州刺史襲奪堅陽城堅歎曰爾舉義兵將救社稷逆賊未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戮力乎引兵擊昂走之袁術遣公孫越助堅攻昂越為流矢所中死公孫瓚怒曰余弟死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上號數紹罪惡進兵攻紹冀州諸城多畔紹從瓚紹懼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綬授瓚從弟範遣之郡而範遂背紹領勃海兵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嚴綱為冀州刺史田楷為青州刺史單經為兗州刺史又怒改置郡縣守令

三年春正月袁紹自出拒公孫瓚與瓚戰於界橋南二十里瓚兵三萬其鋒甚銳紹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先登彊弩千張夾承之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不動未至十數步一時同發謹呼動地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追至界橋瓚敛兵還戰義復破之遂到瓚營掠其牙門斂衆皆走初兗州刺史劉岱與紹瓚連和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鮑方將騎助岱及瓚擊破紹軍語代山令遣紹妻子別敷鮑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代山與官屬議連日不決聞東郡程昱有智謀召而問之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弱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為紹所禽岱從之鮑方將其騎歸未至而瓚敗　十二月公孫瓚復遣兵擊袁紹至龍湊紹　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

四年春正月袁紹與公孫瓚所置青州刺史田樂連戰二年士卒疲困糧食並盡五掠百姓野無青草紹以其子譚為青州刺史楷與戰不勝會趙岐來和解關東瓚乃與紹和親各引兵去　冬十月劉虞與公孫瓚積不相能瓚數與袁紹相攻虞禁之不可而稍節其禀假瓚怒屢遣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不能制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禀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小城於薊城東南以居之

虞數請會瓚輒稱病不應虞恐其終為亂乃率所部兵合十萬人以討之時瓚部曲放散在外倉卒掘東城欲走虞兵無部伍不習戰又愛民虞皆敕不聽焚燒戍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攻圍不下瓚乃簡募銳士數百人因風縱火直衝突之虞衆大潰虞與官屬北舂居庸瓚追攻之三日城陷執虞并妻子還薊猶使領州文書會詔遣使者段訓增虞封邑督六州事拜瓚前將軍封易侯瓚乃誣虞前與袁紹等謀稱尊號脅訓斬虞及妻子於薊市故常山相孫瑾掾張逸張瓚等相與就虞罵瓚極口然後同死瓚傳虞首於京師故吏尾敦於路劫虞首歸葬之虞以恩厚德衆心北州百姓流舊莫不痛惜

興平二年　公孫瓚既殺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志氣益盛恃其才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睚眦必報衣冠善士名有兵右者必以濾害之有材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瓚曰衣冠皆自以職分當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賈庸兒與為兄弟或結婚姻所在侵暴百姓怨之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仇以忿國閒深素有恩信推為烏相司馬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千餘級烏桓峭王亦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隨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兵合瓚軍屢敗先是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謂易地當之遂徙鎮易為圍壍十重於壍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為樓其上中壍為洛特高十丈自居焉以鐵為門斤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門專與姬妾居其文簿書記皆汲而上之令婦人習為大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疎遠賓客無所親信謀臣猛將稍稍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我昔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猛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

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濛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數十重積穀三百萬斛食盡此穀足以待天下之事矣

建安三年冬十二月袁紹連年攻公孫瓚不能克以書諭之欲相與釋憾連和瓚不答而增脩守備謂長史太原閻靖曰當今四方虎爭無有能坐吾城下相守經年者明矣袁本初其若我何紹於是大興兵以攻瓚先是瓚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及紹來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出傍西山擁黑山之衆侵掠冀州橫斷紹後閻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

四年春二月黑山帥張燕與公孫續率兵十萬三道救之未至瓚密使行人齎書告續使引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為應瓚欲自內出戰紹侯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至遂出戰紹設伏擊之瓚大敗復還自守紹為地道穿其樓下施木柱之度足達半便燒之樓輒傾倒稍至京中瓚自計必無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趣兵登臺斬之田楷戰死關靖歎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策馬赴紹軍而殁紹為屠各所殺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八